

夏宇的詩

《背著你跳舞》

背著你在島上走 戴著牽牛花
背著你注視屋簷落下的葛藤
穿過竹籬笆
用椰子油梳理浴後的長髮
背著你負疚 把海灘走遠走彎
背著你套上一個銅指環
在夜裡你就可以一一責備我，一邊飲酒
責備我在整片向日葵的田間背著你
慌亂生下我的小孩
花田裡遺失三顆鈕釦
就一塊兒收走炒葵瓜子
煉油
背著你放逐、流浪 參加賣藝團
再也不會變成你性急
瀕臨崩潰的新娘
背著你不理人不說話
讀陌生的書
捲紙煙
喝茶
你又可以責備我
這一次的分別果真就叫做永久
背著你流眼淚

背著你不時縱聲大笑不經意又走過一遍
屏東東港不老橋
再也不能再也不能
我們再也不能一起變老
背著你淋雨
背著你跳舞背著你揮霍
背著你站在一棵樹下
不為什麼地就是很快樂
唯有快樂的時候可以肯定
你再也再也不會責備我
背著你背著你哀愁
哀愁我的快樂

<十四首十四行詩>

時間如水銀落地
好像一切都還沒有開始
在海 或是銅板的反面。
衣櫃後的牆 牆上的洞 洞的深處
五月晨光裡的第一道褶縫。 床
床底下舖滿他們的智齒
從一本裝錯封面且永不被發現
的書裡的插圖中走了出來

做出深思熟慮以及我還有很多時間的微笑
初夏的棉布裙被潑翻的葡萄柚汁打溼
在另一個可能的過去
我的眼睛曾是黃昏最疲憊的商旅
耳環傾斜了存在
慾望反著光
時間如水銀落地

在另一個可能的過去

在另一個可能的過去
他或許也曾如此逼近
而我迂迴地倒退著走
回到了謹慎開始的那一個房間
邊界緩緩移動向無可臆度的黑暗
房間如細胞分裂增殖
所有的門虛掩著 所有的外套解開了
第一個鈕扣 所有的水龍頭漏著水
在深夜 口袋裡藏著指甲
和故事的碎片
我們小心養大的水銀終於打碎了
滾落四處
每一滴都完整自足
我們何不像水銀 分手

她們所全部瞭然的睡眠和死亡

好像總是在與人告別分手
繞過一些台階和雕像 看見
穿紫色大衣的女人戴著黑色手套
走進歌劇院露出綠色的指甲
和透明易碎的心
她們所全部瞭然的睡眠和死亡
排列在同一個琴鍵上有那高音處
稀薄幾近透明的便是睡了
永遠不再醒來的地方嗎或便是
便是那愛嗎決定去到下一個音階決定
要走隱遁到寂寞的小城過恐怖內斂的生活
寫一些永遠不寄出的明信片包紮
所有的人頭包裹一併帶往歌劇院
永恆似噴泉狂想如蛆

在命定的時刻出現隙縫

從來沒有人發現的這扇門中鑲嵌
著的另一扇門在命定的時刻出現隙縫
帶著所有門被莽撞推開時的聲音通向
迴廊深處一個軟軟下陷中的房間
一個房間接著一個房間積滿童年時的
乳牙日歷和灰塵遺失的寵物大都尋獲

安靜趴著死去的祖先也都回來了
穿著入斂時寬大華麗的衣裳
一排一排坐著寵愛地注視著我
邊界像水蛭般蠕動著房間不斷地
分裂下陷門嵌著門逝去的臉孔
疊著臉孔在意識所能到達的
最危險荒涼的歌劇院
一些一些地闌珊地旅行著的我

一些一些地遲疑稀釋著的我

一些一些地遲疑稀釋著的我
如此與你告別分手
草草約了來生，卻暫時也
還不想死。游離著
分裂著。在所有可能的過去
我們或許也曾這樣陷入於
以訛傳訛的政黨或秘教以及清晨6時
市集裡傾翻的香料
用十匹騾子交換一個廝混的黃昏
你盛裝而慘敗
顛覆了
我最冷淡不祥的感官，傾斜的剎那
我們的相遇只是為了重複相遇的虛無

當死亡的犁騷動著春天的田畝

在港口最後一次零星出現

一點一點消失著的旅行的我
絕望地收集著城堡的入場券
在港口最後一次零星出現
儘量表現出
甜蜜但是冷淡的樣子
拿出深藏的小刀險險舔過
滲出血，痛並快樂著。
漸漸深入體內絕頂的懸崖
突然想及的
某首歌的片段—
但又活過來了，繼續收集
所有門口的入場券。是
他曾經是我最愛
最鋒利的小刀

在牆上留下一個句子

那些流淚分手的清晨
起床後第一個吻淡綠如梗

對著一面骯髒的鏡子
重新把耳環戴好
在牆上留下一個句子
「憂鬱底心的暗暗底歡愉。」
我們所錯過的四月微冰的海水和
不能相遇所虛擲的時間
我們所錯過的銅器店正午閃過一張貓的臉
一本導遊手冊叫做「寂寞的星球」
一些船離開港口。一些人從此不再出現。
一種希臘的藍加上一些土耳其的綠。
水瓶裡密封的音樂和染料。以及廢墟。
「你是我最完整的廢墟」

你幾幾乎總是我最無辜的噴泉

噴泉的確像是某一類的撒謊癖患者
在瞬間如此炫人耳目但你幾幾
乎總是我最無辜的噴泉
混合了土耳其綠希臘的藍
有人在港口寫明信片很寂寞
又不特別想怎麼樣喝啤酒也就離開了
記憶是貓臉出現
壓縮在彫花的盤底
閃過正午燦爛的銅器店

我的靈魂
已確然和肉體分離並不做任何辯解
彷彿通俗故事裡寫壞了的神秘角色
而確實大多數的瞬間
我感到滿意

我確實在培養著新的困境

回到謹慎開始的那一頁：
我確實在培養著新的困境
發明各種瑣碎的口令和道具而我幾幾
乎只喜歡他們睡著的樣子可他們並不知道
他們辯稱夢見我當我挨近
在他們的臉頰上吹氣我的羽翼
在人體上投下網狀的陰影；
關於他們所不能全盤瞭然的
另一個房間裡的一切
關於某種軟弱的動物性關於這時候
你走進來一輛卡車開過反光鏡上
佈滿旅行者衰弱的臉孔你用食指
輕輕畫過我的腳心你說你知道嗎那躺在
床上的你已經死了回來的只是你的靈魂

讓我把你寄在行李保管處

「那個異地旅舍的夜晚，
月光穿過韻動的白紗簾
浸透著一塊一塊冰涼著愛著的我。」
那存在的永恆的沙漏的月光裡
我們所錯過的彼此的身體
在貓臉和死嬰所充滿的春天的夜晚
如果核尖叫想要醒

「我或許也曾如此逼近在不斷分叉的地平
線上

有人到達地心有人終於在壁櫥裡
另一扇門內出現我真的
不喜歡那些使用『你們』這類複數的人
而且這麼輕易陷入道德的難題」
讓我把你寄在行李保管處讓我走開
讓我讚美這些複雜情節裡簡單的意外

當傾斜的傾斜重複的重複

繃緊一面意志的薄膜
在早晨的牛奶杯裡
破裂的剎那的音符
在杯沿升高收斂
然後降低了半音。
仍然把牛奶喝了把細軟收好

照著鏡子像一個全新的
還沒有擦傷過的火柴盒
當傾斜的傾斜
重複的重複並一再
一再傾斜地重複
你所錯過且亦被斜切過的不尋常之街
我們所錯過的糖果紙等等
黎明比愛陌生愛比死冷

所有愛過的人坐在那裡大聲合唱

最後變成音樂
沿著摔破的杯子流瀉
每一個碎片都升高了半音最後就
變成噴泉。離家出走的下午
瞪著時鐘，看著短針
由1走向2，徹底感到被凌虐。
字典在整齊的桌面
攤開，用紅筆打勾查過的生字：
適合葬禮的；陰森的。（汽船，火車的）
煙囪。更遠的、更多的。粗柳條棉布；
誇大的話。希臘十字形，卍字型。
所有愛過的人坐在那裡窗下一排
大聲合唱輕不可測且有
即刻消失的傾向

而他說 6 點鐘在酒館旁邊等我

為什麼譬如百香果等總是可以重新開始？
每一個夏天帶著同樣的色澤同樣豐盛
的汁液同樣多子的詭辯又譬如
四季豆又甚至譬如羊齒植物。而肉體肉體
我最新愛的肉體你在那裡？
最多就是擦身而過吧而他說 6 點鐘
在酒館旁邊等我最多也不外是走散了吧
但忽然我們兇猛地愛著
時間的流沙裡兩座荷蘭崩毀下陷
直到整座鬱金香的花園
我說：再見。想編一本索引
徒然的索引，在全部的細節消失以前
我們不能像繭一樣的重新開始
我們甚至不能像癱

我的死亡們對生存的局部誤譯

夜間大雪
我的死亡們對生存的局部誤譯
夜間大雪
潦草錯落的章節：
在那對無限虛構的交媾中混合著輕微的
崩潰意識以及核桃碎片和野薑花香的下午
兀兀地總而言之地一個下午沿著街迂迴地
倒退著走回到最初的房間把時鐘撥慢一個
小時
那時候還沒有遇見你一切都還沒有開始
倒數著計時，棉布裙將被潑翻的
葡萄柚汁打溼，耳環即要跌落
水銀仍然養在魚缸裡慾望
還只是光。天高高的心淺淺的
衣裳在當中飛